

读红札记

上编

王振纲著

红
楼
梦



春



社

读红札记

上编

王振纲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红札记/王振纲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7-5313-2413-X

I . 读 … II . 王 … III . 《 红楼梦 》 研究 - 文集 IV . 1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63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凤城市报社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振纲是我大学同学,《读红札记·上编》出版前嘱我作序。

摆在我面前的 120 篇“札记”,都是从报上剪下的“豆腐块儿”。就是这些“豆腐块儿”,让我品来有滋有味,并从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这不能不归功于“烹调”者高超的技艺。

何谓“札记”?不过是“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和心得”,可振纲的《读红札记·上编》(以下称《札记》)分明是精美的小品集锦,也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红学”专著。

每篇不足千字,文采斐然,充满了理性的思辩。将如此短小的文章汇集成册,岂不是精美的小品集锦?

不妨摘录几句:

“鸳鸯……虽有一个多情的名字,却是一个无情的结局……
((《鸳鸯三怪》))

“在怡红院众多女性中,晴雯是何角色呢?据我观察,好像算是个‘干部’,是宝玉的心尖儿。”((《晴雯其人》))

“为应付检查，宝玉临时抱佛脚，点灯熬油，又是看书，又是写文章，煞是用功，但终因欠债过多，小楷无论如何也递不上‘当票’，亏有黛玉、探春、宝钗众人‘学雷锋’，方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贾母与宝玉》）

“琏二爷大概开了今日‘包二奶’之先河”，“当琏二爷在府外筑起香巢时，他实际上是为尤二姐掘好了坟墓。”（《琏二爷与尤二姐》）

“……不是西风压了东风，就是东风压了西风。其实宝二爷身边风起不断，也辨不出东西南北，差不多是旋风了。”（《晴雯其人》）

类似之处比比皆是，其语言之睿智、幽默，不时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120篇文章，篇篇都在精心研究《红楼梦》，这种研究、论述《红楼梦》的专门著作，自然是“红学”专著了。需要一提的是这部著作的品位和价值。

列夫·托尔斯泰曾指出，“确定艺术作品的价值”有“三个条件——独特、清晰和真诚”。应该说这三条标准在《札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先说“独特”。

形式的独特是《札记》的显著特征。《札记》一改“红学”研究鸿篇巨制的惯例，其文短小精美，读来省时、省力，一目了然。几百字的文章走进“红学”，自然少有；篇篇如此，汇集成册，如此“红学”专著，实为罕见。

面对《红楼梦》这样一部旷世巨著，研究者犹如开采者面对蕴藏丰富的金矿，自然要不断地开掘下去。振纲采取“化大为小”、“分解组合”的办法解决了文章要短与研究要透的矛盾。用多篇短文谈一个人物或问题，每篇既独立成篇，又可组成一个大的专题文章。用“分解组合”法进行“红学”研究，算是一大发明创造。

例如：对主要人物贾宝玉，《札记》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议论，以贾宝玉名字入题的文章就有 17 篇。仅“宝玉档案”这一题目就“分解”出 10 篇文章，读来既轻松又淋漓。

说“独特”就不能不谈独特的见解，因为这是最能体现出作品价值的一条。

王熙凤“仙逝”时有多大？秦可卿究竟是怎么死的？紫鹃和鹦哥是什么关系？茗烟与焙茗是不是一个人？林黛玉和史湘云谁是姐姐……类似这样的“悬案”，《札记》皆予以关注。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多少年来，多少人潜心研究《红楼梦》，竟连一些典型人物的姓名、年龄、生死都弄不清楚，这是否有些遗憾？就此而言，《札记》的贡献不可小觑。

《红楼梦》是艺术大师用一生心血打磨的精品，但精品不等于无懈可击。《札记》不仅指出了续作者的败笔，也指出续作者与原作者的高下之分，同时也指出曹雪芹的失误之处。凿凿有据，令人叹服。能指出《红楼梦》十多处败笔，不仅说明其精读细研的程度，也证实了研究者的眼力、功力！这些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堪称“独特”见解。

凡是有成就的艺术作品，除了独特的形式，独特的见解外，往往都具有独特的视角。《札记》也不例外。

“傻大姐”是个姓名皆无的痴丫头，振纲在“傻大姐的用场”一文中写她冒了两次“傻气”所引来的“腥风血雨”，点出了《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写作技巧。读者从中不难悟出深刻的道理和“奥妙”。几百字说出千言万语，真是出手不凡，一针见血。独特的视角与独特的见解都需作者独具慧眼。

再说“清晰”。

清晰可理解为明白、清楚、透彻。《红楼梦》是关于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博大精深，仅人物就有 975 个，有姓名称谓的 732 人，无姓名称谓的 243 人，可谓人物繁多，关系复杂。至于发生的事件就难以计算了。读《红楼梦》如入云雾山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能抓住主要矛盾，没有理清头绪。说“清晰”，首先是研究者对《红楼梦》全书要有清晰的了解。例如：作者的创作意图、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以及书中人物、事件、相互关系等等。其次是研究者所写的研究文章应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纵观《札记》上编 120 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鸟瞰全局，直击《红楼梦》的重点、难点、疑点，写出了《札记》的特点。全书条分缕析，多维关照，娓娓道来，如叙家常。由于采取了易于让人接受的对比手法，所以使人感到深入浅出，具有很大的透明度、清晰度。读《札记》犹如随着优秀的导游穿云拨雾，访古揽胜，一步步进入佳境。

最后说说“真诚”。

真诚即真实、诚恳。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文艺创作需

要“真”，文艺研究又岂能离开“真”？真，就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真，就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不仅要有求真的精神，更要有真知灼见。所以，“真诚”与“独特”，又有相通之处。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作者研究《红楼梦》的一腔真情。

在“可卿之死”一文中，振纲披览《红楼梦》中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推断，从而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并指出之所以将“读者弄到五里雾中”的缘由。为比较林黛玉和史湘云年龄，振纲引证了《红楼梦》的有关内容，对照十几种版本进行考证。若不是将全书烂熟于心，若没有对“学问”的真诚，岂能达到如此境界？

读《札记》仿佛听到作者脉搏的律动。因为作者不仅与书中人物交流，也在与读者倾心交谈。

例如：在“黛玉的伤秋词”一文中，振纲不仅指出其词之“硬伤”，而且就黛玉的性格、遭遇发出了关于人生的感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是独语，也是对话，是对黛玉，也是对读者。读之、听之，令人动容。

据我所知，振纲不是刻意在进行“红学”研究，《札记》不过是他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写出的“读后感”。“腹有诗书气自华”，笔端流出汩汩甘甜的清泉，这也就自然、必然了。

在我拿着这篇文章“交差”时，面对老同学提出了《札记》的“欠缺”，但当我看到振纲手中《读红札记·下编》目录时，只能收回我的意见。因为我要提的问题，下编的目录已给予了回答。《读红札记》上、下编 240 篇文章，将展示《红楼梦》主要人物绚丽画卷。

“一位影响世界文坛的作家，一部震撼百年历史的作品”——在曹雪芹逝世 240 周年到来之际，《读红札记·上编》的出版，应是对这位杰出艺术大师的最好纪念。

“红学”是从文、史、哲等诸方面去探索《红楼梦》之真、善、美的一门学问。“脂砚斋”、鲁迅、胡适、俞平伯以及蒋和森、吴组缃、周汝昌、冯其庸……这些大师级的“红学”专家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似乎不是大师者难以涉足“红学”。振纲《札记》的出版，将给“红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它不仅说明了“红学”研究需不断创新，还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红学”研究不易，但并不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氏九泉之下有知，读《札记》也会感叹遇到知音。

《红楼梦》是旷古奇才用一生心血浇灌出的“亘古绝今一大奇书”，它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高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光辉照人的珍品。《札记》让我们感受到学者之渊博，诗人之激情，论文之厚重和美文之涌动。观古今于一瞬，集史、识、情、理于一身，考证钩沉，探幽发微，体现出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真是小文章，大学问。《读红札记·上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红学”专著，振纲也是以札记形式出版“红学”专著的佼佼者。

《红楼梦》不读不可，而《读红札记·上编》不可不读。

张玉厚

2003 年 6 月

目 录

序	1
黛玉论诗	1
宝钗其诗其人	3
贾母批俗套	5
宝钗黛玉对比说	7
黛玉宝钗比较谈	9
宝玉的来历	12
宝玉黛玉与“木石前盟”	15
宝玉宝钗与“金玉良缘”	17
香菱其事	19
可卿之死(上)	21
可卿之死(中)	23
可卿之死(下)	25
宝玉与可卿	27
《关于金陵十二钗正册》	29
关于《红楼梦十二支》(上)	31
关于《红楼梦十二支》(中)	33
关于《红楼梦十二支》(下)	35

宝玉档案(一)	37
宝玉档案(二)	39
宝玉档案(三)	41
宝玉档案(四)	43
宝玉档案(五)	45
宝玉档案(六)	47
宝玉档案(七)	49
宝玉档案(八)	51
宝玉档案(九)	53
宝玉档案(十)	55
关于袭人(一)	57
关于袭人(二)	59
关于袭人(三)	61
关于袭人(四)	63
关于袭人(五)	65
晴雯其人(一)	67
晴雯其人(二)	69
晴雯其人(三)	71
晴雯其人(四)	73
晴雯其人(五)	75
晴雯其人(六)	77
晴雯其人(七)	79
鸳鸯三怪(一)	81
鸳鸯三怪(二)	83

鸳鸯三怪(三)	85
湘云行状(一)	87
湘云行状(二)	89
湘云行状(三)	91
湘云行状(四)	93
湘云行状(五)	95
湘云行状(六)	97
湘云行状(七)	99
茗烟与焙茗(上)	101
茗烟与焙茗(下)	103
紫鹃和鹦哥(上)	107
紫鹃与鹦哥(下)	109
贾府的奴仆(一)	111
贾府的奴仆(二)	113
贾府的奴仆(三)	115
贾府的奴仆(四)	117
贾母身边的礼仪(上)	119
贾母身边的礼仪(中)	121
贾母身边的礼仪(下)	123
贾母的待遇	125
贾母与黛玉	127
贾母与宝玉	129
丫鬟种种(上)	131
丫鬟种种(下)	133

贾母与儿孙媳妇	135
贾母其人(上)	137
贾母其人(下)	139
公子哥们的活动	141
紫鹃的归宿	143
探春的婚姻	145
怡红夜宴中的签词	147
琏二爷之疑	149
琏二爷与尤二姐(上)	151
琏二爷与尤二姐(下)	153
蓉小子与尤二姨	155
贾珍与尤二姐(上)	157
贾珍与尤二姐(下)	159
中秋节·咏月诗(上)	161
中秋节·咏月诗(中)	163
中秋节·咏月诗(下)	165
音乐的魅力(上)	167
音乐的魅力(下)	169
宝玉·琪官·袭人	172
黛玉的伤秋词	174
舶来品与外来语(上)	177
舶来品与外来语(中)	179
舶来品与外来语(下)	181
凤姐其人(一)	183

凤姐其人(二)	185
凤姐其人(三)	187
凤姐其人(四)	189
凤姐与贾琏(上)	191
凤姐与贾琏(中)	193
凤姐与贾琏(下)	195
男风·同性恋	197
凤姐的语言(上)	199
凤姐的语言(下)	201
傻大姐的用场	203
风流女仆(上)	205
风流女仆(中)	207
风流女仆(下)	209
众人眼中的黛玉(上)	211
众人眼中的黛玉(下)	213
宝钗的一次大怒(上)	215
宝钗的一次大怒(下)	217
焦大的两次叫骂	219
贾赦三爱	221
平儿的四次入题	223
宝玉五气(上)	225
宝玉五气(下)	227
刘姥姥六进荣国府(上)	229
刘姥姥六进荣国府(中)	231

刘姥姥六进荣国府(下)	233
外来的七仙女	235
芳名入题的八个丫环(上)	237
芳名入题的八个丫环(下)	239
癞僧的九次出现(上)	241
癞僧的九次出现(中)	243
癞僧的九次出现(下)	245
十二钗命运判词	
——《红楼梦》原作的悲剧基调及其它	247
跋——关于《读红札记·上编》	255
补记	262

黛玉论诗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书中人物的诗词，想来大多是作者的手笔；书中人物关于诗的议论，也可以认作反映了作者的主张。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借林黛玉的口，道出了曹雪芹的一些见解。

写诗先要多读熟读名家作品，练好基本功。香菱向黛玉学诗，黛玉要她先读王维五律百首，次读杜甫七律一二百首，再次读李白七绝一二百首，将这些作品细细揣摩熟透，打好基础之后，再铺开来去读陶渊明、谢朓、庾信、鲍照等人作品。王、杜、李是近体诗中的人才、地才、天才，陶渊明等人则是古体诗人中之大家。由黛玉的话可以看出：曹氏重名家之作，重律而轻绝，重近体而轻古体。熟读自然会有所领悟，用黛玉的话说“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诗贵立意，格律次之。香菱请教作诗，黛玉说“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也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不以辞害

意”，“若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①诗以意为主，意通过形象来表现，叫“意境”。说理，诗歌之忌，称“理障”。“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以意境取胜。用现代语言来说，诗是形象思维，有了形象，或曰有了“画意”，自然也就有了“诗情”。至于格律，则是第二位的。《红楼梦》中的诗词基本合律，也有少量不合，足以印证曹氏的主张。

写诗读诗都讲究风格。写诗当如其人，读诗则求共鸣。香菱喜欢陆游“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的句子。前句描摹佳人闺房生活，后句可作才子书斋写照。也可能只是泛指，互文映衬。香菱在宝钗身边受了些熏陶，其身份之低又使她对陆游诗中生活心存倾慕。但黛玉却对陆游这两句不欣赏，一是其诗文意浅白，再者也是更重要的，她早已厌倦了这种毫无生气的生活，所以渴望远行，欣赏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句子；而在第二十七回，黛玉的《葬花词》中“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句子，也传达出相同的信息。

注

①《读红札记·上编》所引《红楼梦》原文，出自经中国艺术研究所审定的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引用时，依现代汉语习惯，“他”指女性时改作“她”，“那”作疑问代词时写作“哪”。此后文中不再一一注明。